玄膚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玄膚論
作者：陆西星　明

自序

《玄膚論》者，陸生所述也。陸生既聞性命之學于聖師，豁然有契於其衷，乃述所傳，為論二十篇，總七幹餘言，名曰《玄膚》。

玄膚者，言玄理膚淺，非精詣也。去聖愈遠，大道失傳，狂瞽之師，各售所見。類皆竊近似以文神奸，故有口禪之衲，兢鬥機鋒，壟斷之夫，縱談黃白，人元則以閨丹首亂，服食則以金石戕生，學術不明，流禍無極，仁者憫焉！始生以文儒究心二氏，垂二十年，錯足無虞之林，置身不理之口，屢躓屢奮，獨以初誠不退，獲茲遭遇也。夫性由自悟，命假師傳。茲二語者，尚有遺論。何則？自性自度者．雖上根利器，亦須領悟於言下，藉非密旨親承，徒師心以自用。猶之瞽不任杖，倀倀何之乎？道之不得聞者，其故有三，朵二朵頤世味，以妄為常，虞有耽空，害有之侮者，名曰不信之心；少知向慕，罥掛俗網，不即解脫，姑置而少持者，名曰不了之心；具曰子聖，不售善言，高談雄論，千人自廢者，名曰不虛之心。三者有一焉，聖師不顧也，良友不親也。因循積習，沒齒無聞，斃而後已，殊可哀也！生為此懼，早夜遑遑，不敢自棄。是以摒去妄心，沉潛至道也。靜養之暇，仰思聖師誨諭之旨，聊復述之篇章，冒犯忌諱，所不敢辭。要在開示真宗，流通正脈，使人知鄉道而已。或謂古人著書，多道成之後，子急於有言，無乃躁乎？吾聞太上立德，其次立言，言之不可已也。吾為其次者，夫道則進於德矣。進於德，不言可也。夫德竊有志焉，而未之逮也。

隆慶元年歲在丁卯重九日。

三元論

愚聞之師曰；“丹有三元，皆可了命。”三元者，天元、地元、人元之謂也。天元謂之神丹。神丹者，上水下火，煉於神室之中，無質生質，九轉數足，而成白雪。三年加煉，化為神符。得而餌之，飄然輕舉。乃藥化功靈，聖神之奇事也。其道則軒轅之龍虎，旌陽之石函，言之備矣。地元謂之靈丹。靈丹者，點化金石，而成至寶。其丹乃銀鉛砂汞有形之物，但可濟世，而不可以輕身。九轉數足，用其藥之至靈妙者，鑄這神室，而以上接乎天元。乃修道之舟航，學人之資斧也。古今上聖高真，名為聖事，其法至易至簡，不過采先天之鉛，伏後天之汞，識浮沉，知老嫩而已。今之盲師，率多昧此，故千舉萬敗，迄以無成。不知地元之道，與人元不殊。必洞曉陰陽，深達造化者，而後可以語此。人元者，謂之大丹。大丹者，創鼎於外，煉藥於內，取坎填離，盜機逆用之謂也。古者高仙上聖，莫不由之。故了命之學，其切近而精實者，莫要於人元。故丹有三元，系於天地鬼神而不可以必得者，天元也；法度修明，福意雙美，舉之而如取如攜者，地元也；宇宙在手，萬化生身，鬼神不能測其機，陰陽不能逃其算者，人元也。然則亦有大小乎？曰：“愚聞之師，天包乎地，地載乎人，大小見矣，是三元之品也。”

內外藥論

夫人元之學，創鼎於外，而煉藥於內，於是始有內藥外藥之分。而世之言外藥考，率多不得其旨，以盲引盲，殊可悼痛！夫道在我身，內煉城是矣，而何以創鼎於外？創鼎者，聖人不得已焉而為之之事也。老聖比之用兵。其言曰：“夫兵者，不祥之器，聖人不得已而用之。”且夫上藥三品，神與氣、精，凡吾所具於先天者，渾淪未鑿，何假修煉？故童初之子，皆聖胎也。自夫情竇一開，而渾淪之體破矣！渾倫之體既破，則丹吾身之所有者，日改月化，動皆落於後天。後天之物皆屬於陰，其法不能以久存，不得不假夫同類之先天者以補之。而同類之先天則太陽乾金也。以陽煉陰，形乃長存。《契》有之曰：“欲作服食仙，須求同類者。籬破竹補，覆雞用卵。”如斯而喻，甚明切也。然又須知彼我之氣，同一太極之所分。其中陰陽之精，互藏其宅，有不可以獨修者。《易》曰：“一陰一陽之謂道。”“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”《契》曰：“冠婚氣相紐，元年乃芽滋。”造化之理，順則成人，逆則成丹。神妙自然，不可誣也。煉藥於內，而創鼎於外，豈直補吾身之缺而已哉？

陰陽互藏論

“《契》曰：‘天地設位，而易行乎其中矣。’《易》謂離坎。《悟真》之詩曰：‘先把乾坤為鼎器，次搏烏免藥來烹。’乾坤，則陰陽之象也；烏兔，則陰陽之精也。離為

日，日秉陽精，而離之中畫卻是陰，是陰藏于陽之宅也；坎為月，月秉陰精；而坎之中畫卻是陽，是陽藏于陰之宅也。《契》曰；‘ 坎男為日，離女為月。 ’蓋言此也。是知乾坤者，陰陽之純也；坎離者，陰陽之交也。其在人也，情竇未鑿之先，一乾坤純陰純陽之象也；既鑿之後，陰陽之體交，而互藏之精用矣。少陰之數八，男子得之，故二八而精通；少陽之數七，女子得之，故二七而天癸至。豈非陽得陰數，陰得陽數，而互藏之義，斯以見乎？ ”

或曰；“ 男子二八而精通，彼之破體，夫固有所感也。女子二七而天癸至，何所感耶？ ”

曰；“ 未論有感無感，但其氣既至，則渾淪之體，斯已破矣。且夫地勢重陰之下，而忽有一陽來复，乃十有一月之卦也。斯時也，天地之心果何所見？而夫子歎之，無亦以造化交感之氣雖未氤氳，而其機斯已動乎？方其不動而動，動而不動之時，是謂先天真乙之氣，所以為造化之根底，品匯之樞紐者，實在於是。迨夫聯兆已彰，形色已見，斯則落於滓質，而屬之後天。故吾所謂破者，乃自氣機之動者而言之，非謂必待於交感氤氳而後謂之破也。且男子之精始通也，其始未必先有滓質，必待其氣先至，既乃化而為水，又既乃化而為精。所謂先至之氣，即先天也；氣化為水，叩天一所生之水也。先天之體既破，後天之用遂行；後天之用既行，先天之真愈隱矣。造化之妙，發洩至此，誰曰不然，請問之師焉。 ”

先天後天論

“ 何以後天之用行而先天之真愈隱？“

曰：“ 先天之真不可見。凡可見者，皆後天也。今之言涕、唾、津、精、氣、血、液者，皆有形滓質之物，俱屬後天而不可用，則又以精氣神當之。不知後天之用既行，則精、氣與神又皆隨用顯發，而落於後天。何者？已鑿之後，說著用著皆落後天，而先天之真，沉潛淪匿，孱弱微細，日就蕭索，而不足以為一身之主，至於老病死苦者，後天之用竭，而先天不存也。然則欲吾形之永固者，舍先天奚以哉？ ”

鉛汞論

或問：“ 先天之氣為真鉛，其旨安在？ ”

曰：“真者，對凡而言。真則無形，而凡則有象也。必欲競其說，請言其本。夫自乾坤交而離坎之體成矣。乾坤交，則渾淪之體已破。故後天卦位，退乾坤於至尊無用之地，而以離坎代之。蓋南北者，天地之兩極也。先天卦位，本乾坤所居。今退而不用，以離坎代之，則後天之用行矣。離為日，照耀于南；坎為月，照臨於北，日月交光，而萬物生焉。雖曰後天之用，其實則先天之體為之。故坎之真氣，化而為鉛，即天一所生之水也：離之真精，化而為汞，即地二所生之火也。鉛汞水火，皆人間有名有相之物，謂之真鉛真汞，則不可名不可相也。故不得已而假有名有相之物以擬之，而加之曰真實，則陰精陽氣而已。《易》曰：‘精氣為物，精與氣合。’而人始生，皆先天之用也。以其互藏也，故男得其精，而用精者化；女得其氣，而用氣者昌。用精者化，故順而成人：用氣者昌，故逆而成丹。先天之氣為真鉛，厥有旨也。以先天未擾之真鉛，制後天久積之真汞，則其相愛相戀，如夫婦子母之不忍離，是皆自然而然。有不知其所以然者，自非洞曉陰陽，深達造化，烏足以語此哉！”

元精元氣元神論

“元氣為鉛，元精為汞，元神果何物乎？”

曰：“元神為性，精氣之主也。以其兩在而不測，靈通而無方，故命之曰神。故神住則精凝，精凝則氣歸，氣歸則丹結。皆先天之用也。所謂元精，非交感之精之謂也。精藏於離，心中之真液也。所謂元氣，非口鼻呼吸之謂也。氣藏於坎，虛無中之真氣也。所謂元神，非思慮之神之謂也。神通于無極，父母未生以前之靈真也。夫人，一太極也，精氣即太極之陰陽也，神即太極之無極也，是謂元精、元氣、元神。善乎，翠虛之吟曰：‘此精不是文感糟，乃是玉皇口中涎。’玉皇，心君也。口中涎，心中之靈液也。‘此氣不是呼吸氣，乃知卻是太素煙。’太素煙，先天真乙之氣也。‘此神不是思慮神．可與元皇相比肩。’元皇即元始也。是謂無極之真，通天地，貫宇宙，巍然而獨尊，超然而獨運者也。”

神統論

“何以知神之統精氣乎？”

“即舉一身之後天者言之。神太驚即精散而怔忡，神太淫則氣脫而痿縮。故神藏於精，

則謂之曰精神；神藏於氣，則謂之曰神氣。精氣之得神而王，猶臣之得君而尊也。故修真之士，莫要於養神。神即性也，性定則神自安，神安則精自住，精住則氣自生。何以故？性定則心火不至上炎，火不炎則水不幹，故身中之精亦住。凡身中五臟六腑之精皆水也。身中之精既住，則腎中之精可知。腎為精府，精盛於腎者，積水生潮，滃然上騰，如雲霧然，薰蒸四大，灌注上下。吾以元神斡運乎其間，則升降進止，如運諸掌，是謂水火交而成既濟也，是謂後天之氣而得之似醉也。然此特自吾身之後天者言之耳。若夫先天之用，其採取交媾，脫胎神化，元一而非神之所為。故修真之士莫要於煉神。煉神者，玉液煉已之謂也，大道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。”

金液玉液論

“丹法有金液煉形，玉液煉己之說，其旨安在？”

曰：“夫道者，性命兼修，形神懼妙者也。金液煉形者，了命之謂也。玉液煉己者，了性之謂也。何謂玉液？玉者，溫潤貞純之喻。金者，堅剛不壞之稱。夫煉性者，損之又損，克去己私，務使溫潤貞純，與玉比德，則己之內煉熟矣。內煉既熟．然後可以臨爐采藥，而行一時半刻之功。及夫時至機動，則取坎填離，采鉛伏汞。而坎中一畫之陽，乃先天乾金也，謂之金液。以之煉形，則體化純陽，而形骸為之永固，一如金之堅剛而不壞矣。故曰金煉玉煉。性命兼修，而形神俱妙者也。玉煉，則無為之道也；金煉，則有為之術也。自無為而有為，有為之後，而複返于無為，則性命之理得，而聖修之能事畢矣。”

性命論

“何謂性？何謂命？”

曰：“性者，萬物一源；命者，己所自立。性非命弗彰，命非性弗靈。性命所主也，命性所乘也。今之論者，類以性命分宗，而不知道器相乘，有無相因，虛實相生，有不可歧而二者。故性則神也，命則精與氣也；性則無極也，命則太極也。可相離乎？或言釋氏了性，道家了命。非通論也。夫佛無我相，破貪著之見也；道言守母，貴無名之始也。不知性安知命耶？既知命矣，性可遺耶？故論性而不淪於空，命在其中矣；守母而複歸於樸，性在其中矣。是謂了命關於性地，是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”。

或問：“ 子之論性命則既明且盡矣。敢問性之在人，果何物也？可得而見乎？ ”

曰：“ 性不可見，所以見則性也，於不可見而欲求其所以見，則性愈遠矣。何耶？性之為物也，可以無心見，而不可以有心求。昔者老聖稱太朴以無名，黃帝索玄珠於罔象，古人之喻厥有深旨。請言人之所以生也！無極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。所謂性即無極也，所謂命即二五之精也。二者妙合，而人始生焉。方其未生之前，則所謂無極者，混沌鴻蒙，何相何名？何音何緒？何臭何聲？及乎二五既凝，得一以靈，何思何為？何慮何營？是性之本體也，夫自情識開而本體鑿矣。張子曰：‘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。 ’所謂情識，即氣質之性也。所捐本體，即天地之性也。者子曰：‘ 複歸於樸，複歸於嬰兒，複歸於無極。 ’即善反也。故修道之要，莫先於煉性。性定而氣質安不足以累之，則本體見矣。吾師之詩曰：‘ 不迷性自住，性住氣自回。氣回丹自結，壺中配坎離。 ’是後天得先天而妙其用也。是之謂了命關於性也。 ”

質性論

“ 夫性一而已。何以有本性質性之異？ ”

曰：“ 本性者，自先天而言之。清淨圓明，混成具足。聖不加豐，愚不少嗇者也。質性者，自後天而言之。生於形氣之私，於是始有清濁厚薄之異。且夫二五變合，生人物之萬殊，其問揉雜不齊，本於胎元受氣之始。何者？吾自無始以來至於今日，皆以情欲而正命本。逐境起念，遇物生情，熏習久矣。中間得氣有純駁，故嗜欲有淺深，莫不各借本然之性，以行其有我之私。蓋質性在人，非能自用。所以用者，皆借靈于本性。如豪奴孽子，借主人以號令也。故常喻之。性則水也，落於氣質，猶水之入於泥淖中也。決而行之，但見泥淖而不見其水。泥淖豈能自行？水行之也。但水混於泥淖而不見耳。澄之之久，則清者在上，濁者在下。決而行之，無非水矣。此澄湛之功，善反之力也。 ”

神室論

“ 元性元神，有以異乎？ ”

曰：“ 元性即元神，無以異也。以其靈通而莫測，妙應而無方，故名之曰神。謂之元者，所以別於後天之思慮也。 ”

“神之在人，亦有宅乎？”

曰：“吾聞之紫清仙師，人有三穀，乃元神之空，靈性之所存也。其空如穀，又名穀神。神存則生，神去則死。日則接於物，夜則接於夢。神不能安其居也。《靈樞內經》曰：‘天穀元神，守之自真。’人身之中，上曰天穀，泥丸是也；中曰應谷，絳宮是也；下曰靈谷，關元是也。此三穀者，神皆居之，謂之三田。嘗為之論，泥丸者，棲神之本宮也；絳宮者，布政之明堂也；靈谷者，藏修之密室也。故夫元神居於絳官，則耳有聞，目有見，五官效職而百體為之從今矣；元神居於靈穀，則視者返，聽者收，神氣相守，而營魄為之抱一矣。楊子有言：‘藏心於淵，美厥靈根。’淵者，深昧不測之所，靈穀是也。是神所藏也。”

河車論

神既藏矣，是謂歸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複命。將見神氣相守，抱一無離。迨夫靜極而動，則是神也。複乘氣機而上升於泥九，於是河車之路始通。要知河車之賂，乃吾身前後任督二脈也。夫氣之始升也，油然滃然，郁蒸於兩腎之間，浩浩如潮生，溶溶如水泮，泛溢於五腧之上者，乃水經濫行，不由溝洫也。吾急以神斡歸尾閭，使之循尾閭而上，至於夾脊雙關，上風府而直至於泥丸。神與氣交會於此，則其疏暢融液，不言可知。少焉，降為新美之津，則自重樓而下游絳宮，入紫庭，複歸其所藏之處而休焉。如此迴圈灌注，久久純熟，氣滿三田，上下交泰，所謂“常使氣沖關節透，自然精滿穀神存”也。造化至此，內煉之征見矣。然非深造而實詣，又烏知予言之有味哉！

澄神論

“吾子所言藏神之宅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。敢問藏神之旨。”

曰：“藏神者，凝神也。凝神之要，莫先於澄神；澄神之要，莫先於遣欲。《清淨經》云；‘遣其欲而心自靜，澄其心而神自清。’《易》曰：‘聖人以此洗心，退藏於密。’所謂洗心，即澄神之謂也。周子曰：‘無欲故靜。’所謂無欲，即遣欲之盡也。夫人神好清，而心擾之；人心好靜，而欲牽之。所謂心者有二焉。擾神之心，乃妄心也；好靜之心，乃真心也。既有妄心，即驚其神，其神可得清乎？既驚其神，即著萬物；既著萬物，即生貪求；既生貪求，即是煩惱；煩惱妄想，憂苦身心，心可得而靜乎？故澄神之要，莫先於遣欲。能遣之者，內觀其心，心無其心，知三心之不可得也。外觀其形，

形無其形，遠觀於物，物無其物，知四相之俱忘也，三者既悟，惟見於空，則人空矣。空無所空，所空既無，無無亦無，無無既無，湛然常寂，則法空矣。如是則根塵永靜，六欲不生，而心靜矣。心靜則神自清，如水之無波，而萬頃澄澈也。虛靖天師《大道歌》云：‘欲得身中神不出，莫向靈台留一物。物在心中神不清，耗散真精損筋骨。’遣欲澄神之說，百世以俟聖人，不易吾言矣！”

養神論

“神既澄矣，又何以加焉？”

曰：“養之。養之者，所以韜神之光使勿露也。神之為物也，愈澄則愈清，愈清則愈明。蓋定能生慧，故靈光煥發，旁燭洞達，莫可蓋藏。《莊子》云：‘寧泰定者，發乎天光。’若用之不已，則太露而反傷于本性。《莊子》云：‘古之治道者，以智養恬。’智生而以智為也，謂之以恬養知。《坐忘樞冀論》云：‘慧而不用，實智若愚；益資定慧，雙美無極。’《道德經》云：‘敦兮其若樸，渾兮其若濁。’又曰：‘眾人昭昭，我獨若愚。俗人察察，我獨若悶。’皆養神之要義也。”

凝神論

“神既養矣，安所事凝耶？”

曰：“凝神云者。無用用中之用，了命之學也。《參同契》曰：‘經營養鄞鄂，凝神以成軀。’且夫離宮修定，禪之宗也；水府求玄，丹之旨也。澄神要矣，凝神急焉。《翠虛吟》云：‘昔日逢師傳口訣，只要凝神入氣穴。’所謂氣穴，乃吾人之鄞鄂也。予前所著《神室論》中，則既明且盡矣。慮夫學者徒知澄神，而不知凝神之處，則漫無歸宿，而無以會夫歸根複命之原，徒知養神而不知有凝神之方，則茫無下手，而不能偵夫造化消息之妙，故述所聞，複著此論。蓋凝神者，入玄之要旨，丹家之第一義也。所謂凝者，非塊然不動之謂也。乃以神入於氣穴之中，與之相守而不離也。老子曰：‘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’夫氣穴者，乃吾人胎元受氣之初，所稟父母精氣而成者，即吾人各具之太極也。其名不一，曰氣海，曰關元，曰靈穀，曰下田，曰天根，曰命蒂，曰歸根竅、複命關，即一處也。方其處胎之時，呼吸之氣，與母相通。及夫子母分胎，剪落臍帶，則自安爐鼎，別立乾坤，而一呼一吸，常歸於本穴之中。蓋呼吸者，吾人立命之本也。一息之間，呼吸不至，則氣絕而死矣。呼則氣辟，陽之舒也；吸則氣闔，陰之斂也。一呼

一吸，名曰一息。診家以之候氣，良有旨也。《莊子》曰：‘ 眾人之息以喉，真人之息以踵。 ’以踵者，謂深入於穴也。眾人之息，非不以踵也，但神有不存，縱其出入焉，而不自覺，若以喉耳。真人則神依於息，而深入於本穴之中，綿綿若存，無少間斷，故得專氣致柔，抱一無離，虛極靜篤，而能觀其複也。所謂依者，又非逐於息而依之也，有勿忘勿助之義焉。故神依於息則凝，神凝則氣亦凝；神依於息則和，神和則氣亦和，相須之道也。凝神之法，自調息始。調息者，依息之謂也。 ”

真息論

所謂息者有二焉，曰凡息，曰真息。凡息者，口鼻出入之氣也；真息考，胎息也，上下乎本穴之中。晦翁先生所謂“ 翕然而噓，如春沼魚 ”者是也。凡息既停，則真息自動。而凡息之所以停者，非有心以屏之也。虛極靜篤，故心愈細，而氣愈微耳。今之論者但知調息，而忽不自知其落於以心逐氣之病，蓋以凡夫躁競之心，未閑調習，一旦使之依息，心豈肯自依？未免著意。著意則氣未平，而心先動矣。豈非複以氣而役神乎？予故曰：“ 調息者，自然依息之謂，非逐於息之謂也。 ”調息又自調心始。調心者，攝念歸靜，行住坐臥，常在腔子。久久純熟，積習生常，自然澡雪柔埏，與息相和也。和則相依，依而勿逐。凡息自停，真息自動。橐籥一鼓，煉精化氣，熏而上騰，灌注三宮。是謂真橐籥、真鼎爐、真火候也。 ”

火符論

“ 以真息為火，其亦有說乎？ ”

曰：“ 有之。‘ 謾守藥爐看火候，但安神息任天然。丹灶河車休矻矻，鶴胎龜息自綿綿。 ’古仙之言，不一而足。然非以息為火也。火，神火也，息則火之橐籥也。今夫神氣相守之時，神則無為，而氣機則不能以不動，故一闔一辟，與經脈上下相為流通。所以覺其動者，誰也？神也。一氣流通，元神獨覺，神與氣融，寬急相得，是火力調勻，然後丹成而藥就也。予嘗以橐籥喻真息，蓋亦有理。今夫冶人之鑄金也，必先鼓之以橐籥，然後火發而金始溶。若徒以浩蕩之風吹之，則火氣散漫，而金終不可化矣。何者？浩蕩之風，往來不常，即眾人以喉之息也，橐籥之風，綿綿不絕，即真人以踵之息也。神依息而互融，即火之得乎風也；氣得神而自化，即金之化於火也。如斯而喻，昭乎明矣！ ”

或問：“ 火符進退，朝屯暮蒙，其旨同異？ ”

曰：“ 予昔未得師指，竊以火候難明。亦嘗按之周天，准之卦氣，分更分漏，徒費講求。而後乃今，豁然大悟。乃知丹經萬卷，火記六百，皆可言下而廢。所謂真火無候，大藥元斤，誠哉是言！不我欺也。夫煉藥有內外，故火候有繁簡。所謂內煉，一言以蔽之曰：‘ 錦綿若存而已矣。 ’外藥者，非前所論之外藥也，蓋指天元地元而言。符者，謂與天道相符合也。丹法以月之庚甲，象藥材之老嫩；日之子午，為火候之消息。所謂朝屯暮蒙，不過言其進退之則，有如是耳。得其意忘象可也。《悟真篇》云：‘ 內藥還同外藥．內通外亦須通。丹頭和合類相同，溫養兩般作用。內有天然真火，爐中赫赫常紅。外爐加減要勤功，絕妙無過真種。 ’真種者，人元也。是火符之斷案也。 ”

藥火論

“ 藥與火同乎？異乎？ ”

曰：“ 藥與火，可分也，亦可台也。分則可異，合則可同。何者？分而言之，則藥者，先天之氣也；火者，先天之神也。合而言之，則藥即火也，火即藥也。知合而不知分，則採取不明；知分而不知合，則溫養無法。何者？採取之時，藥在外，火在內。以火而致藥，故藥火可分；溫養之目，藥在外，歸於內，得藥而行火，故藥火可合。要之，火其主也，故火急則丹傷，火冷則丹散。幾言火而不言藥者，十月之事也；言藥而不言火者，一時半刻之功也。至於紫清仙師之言曰：‘ 以火煉藥而成丹。 ’即以神馭氣而成道也，更明切矣 ”。

抽添論

或問：“ 抽鉛添汞之旨，可得聞歟？ ”

曰：“ 予聞之立陽先生得藥歸鼎之後，養以天然真火，綿綿若存。其中抽添變化，皆出自然。有不容以絲毫智力與乎其間。蓋道則無為，而神氣自然有所為，乃造化之妙也。所謂如米炊飯，厥有深旨，非止特喻其易易而已。夫鉛之投汞，譬則水之投于米中也。水不可以過多，米不可以過少，猶之二八相當也。火力調勻，其水漸幹而米漸長，斯成飯矣。水漸幹則抽鉛之謂也，米斯長則添汞之謂也。抽非內減也，神入氣中，如天之氣行於地，而潛機不露也；添非外益也，氣包神外，如地之氣承乎天，而漸以滋長也。由

是而胎圓神化，身外有身。造化之妙，一至於此。要皆自然而然，有莫知其所以然者。若於此而欲求其所以抽所以添，則涉于有心而非自然矣。所謂自然，亦有深旨。師語我曰：‘順自然，非聽自然也。’旨哉！言乎！”

遺言論

或問：“諸丹經所言紅鉛、黑汞、青龍、白虎、白雪、黃芽、木公、金母、嬰姹、黃婆，異名殊字，數更僕未易盡也。今子所著一切置而不言，意者將有遺論乎？”

曰：“否。子靜聽，吾試語之。昔者吾以章句儒生，學窺玄圃，索無前識之資。偶以因緣遭際，得授真宗，頗知徑約。凡前所舉名義，昔皆熟讀而詳味之。但識此遺彼，適資捍格，而後乃今知大道之不煩，可一言而盡也。夫道不外乎一陰一陽而已。陰則為精，陽則為氣，而神則統乎二者，故神與氣精，乃上藥之三品也。凡言龍虎、鉛汞，種種異名，皆依此立。古仙垂語，不欲輕泄，故亂辭孔竅，紛爾多門，使志學之士，因文以見義，出博以之約。迨天真積力久，豁然貫通，則刊落言筌，直見根本矣。”

或問：“《玄膚》所著，多言外藥。至於採取交媾，略而不言，學人何述焉？”

曰：“採取交媾，乃太上閟密之玄機，千聖傳心之要旨。吾非不欲指而言之，但師命甚嚴，是以臨書而惴惴其栗也。然吾於前所論中，似已訣破，但混於微言而不覺耳。《契》有之曰：‘千周燦彬彬兮，萬遍將可睹。’志學之士，苟能千周萬遍，則研精而妙義見矣。然非有求而未得之憤，則孰知期道之難聞？非有相悅以解之妙，則孰知予言之有味哉？已乎已乎，吾茲將結舌矣。”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